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1301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

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台风也想来南京「打卡」

南京 李华

今年夏天,国内许多城市持续高温(35℃以上)的天数刷新了历史纪录。有报道:重庆市连续68天高温,创造历史之最;杭州市连续高温天数超过60天,是1951年以来的新高;南京这个“火炉”城市也不例外,六朝古都火热中“煎熬”。

然而,这期间来南京这个“世界文学之都”、旅游热门城市打卡的人,依然是热情不减、络绎不绝。常常能看见,南京博物院门口排成长龙的人流,夫子庙街上摩肩接踵的人群,网络上流传的名小吃、好街景等打卡地,更是人头攒动。媒体的一则报道更能说明打卡热情的高涨:一位网红卖咖啡的大娘,一天能卖掉5000杯咖啡,一半以上都是外地来宁旅游的年轻人,卖咖啡的大娘被顾客的似火热情融化得差一点虚脱。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,是滚滚热浪抵挡不住的,正所谓:我的生活我做主,试与老天比高低。

这不,老天爷终于被感动了,不假思索地连续安排了两个台风,派遣到了江浙沪一带。名义上,是给江南一带降温、滋滋润,实际上也想威吓一下人们,再逞一下自己的能量,应该还有对南京网红打卡点的好奇,安排它们来实地看一看的意思。

1997年世界气象组织台风委员会在中国香港举行的会议上,决定对西北太平洋上生成的台风统一编号命名。由中国、日本等14个成员国和地区各提供10个名字,共140个名字,从2000年1月1日起,按顺序年复一年循环使用。中国提供的10个名字是龙王、悟空、玉兔、海燕、风神、海神、杜鹃、电母、海马和海棠。朗朗上口,寓意深刻,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。而这两个编号13、14的台风,名字也都很好听,一个叫“贝碧嘉”,是由中国澳门提供,意为当地人非常喜欢的一种牛奶布丁;另外一个叫“普拉桑”,由马来西亚

提供,意为热带水果“野红毛丹”,俗称“葡萄桑”,是一种在东南亚广受欢迎的甘美多汁的水果。

台风带来了久违的甘露,带来了凉爽,可是副作用威力也很大的呀。一时间,山雨欲来风满楼,黑云压城城欲摧。于是,南方各省市包括南京的人们,上上下下严阵以待,启动了很高等级的应急响应,无可奈何地等待着。

“贝碧嘉”属于强热带风暴级,中心风力11级,移动的风速每小时60公里。安排它第一个奔南京而来,可见老天爷对南京的好奇心。然而,受副热带高压的影响,它刚刚看到南京,就被逼着拐向西进入了安徽境内,只给南京带来了一晚上的狂风暴雨,吹折了几枝老树枯枝,没有充分展示它的影响力,勉强算在南京打了一下卡就撤离了。紧接着,不甘心的老天爷又派出了“普拉桑”。“普拉桑”属于热带风暴级,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,移动的速度每小时45至50公里,不免使人想到马路上偶然能见到的,老掉牙的普桑车,嗡嗡作响,蹒跚而行。但是它甫一进入江苏,就沿海北上,忘记了来打卡的使命,远远地与南京擦肩而过,只给了一阵雨水一丝阴凉。

然而,这两名不请自来的客人,无意间却帮了个大忙,南京历史上罕见的连续几十天顽固存在的高温天气,被从腰眼上捅了一下,立马失去了目空一切的高傲,低下了趾高气扬的头颅,夹着尾巴到爪哇国去了。南京终于呈现秋高气爽、天高云淡的怡人景象,人们可以身心愉悦、欢天喜地地迎接中秋节、国庆节了。副热带高压是导致南京长期闷热的主要因素,却在本次对抗台风来临中立了大功。

这次台风受到老天爷的派遣,想来南京打卡的意图是明显的,没有实现初衷,只当老天爷和我们又开了一次玩笑罢了,南京依然是好客的。

唱,啾啾的,哀哀的,一声接着一声,似在抱怨这秋的寒冷,又似在呼唤嫦娥现身。人活一世,虫活一季,虫子的生命是短暂的,它们有理由抱怨这夺命的秋冷,也有理由多想多看一眼美丽的嫦娥。可世事难违,今天的月亮总不肯露脸,明天它们中的许多也许就要远离这美丽的世界。生命无常,往日聪明的、多情的你呀,为什么就不能成全一下这些可爱而又脆弱的生命呢?

十四年前的中秋,一家人围坐在家兄的堂前,母亲坐在东南角的位置上,我挨坐她身边,母亲满脸病容,但当晚的精神不错,我把剥了壳的虾肉送到她嘴里。她的脸上没有笑容,只是默默地接受,她知道这是她跟我们吃的最后一顿中秋团圆家宴了。月饼,她只尝了一小角,我也是。平素甜得发腻的月饼今晚吃起来却涩涩发苦。第二天开始,母亲就不再吃饭了,又过五天,就永远离开了我们。这一年,我忘记了中秋夜的天上是不是挂着一轮满满的月亮,只记得,母亲去世那个冷露湿湿的半夜,东天的树梢上钩挂起一弯冰冷,寒彻骨肉;只记得这年的中秋味道苦涩及心。

“人有悲欢离合,月有阴晴圆缺,此事古难全。”我佩服东坡的睿智,更深切地理解了他内心的凄凉。

前几天的一个下午,正在上班的妻突然打来电话,抽泣着一句话都说不完整。原来她一人枯坐时,想起了刚刚故去的我的父亲和已经离开十二年的她的爸爸,情不能自已,安慰她的时候我也泪滴心头。还有什么比亲人的离别更痛的痛、更苦的呢?

今晚的月亮看来是决心要辜负多情的人们了。它是去另一个世界了吗?那传说只有黑暗的世界里月亮吗?如果有,我的父母该在月下团聚了吧?看到那一轮满满的月亮,他们会思念起天地隔离的我们吗?我的眼睛里湿湿的,嘴里苦苦的。东坡的那句“千里共婵娟”千百年来曾引起多少有情人的共鸣啊!但“人长久”是以“但愿”作前提的,天下又有谁能够长久呢?天地相隔又岂止千里的距离?存于世间的,只有痛彻心扉、亘古难平、潮湿咸苦的思念罢了。纵是东坡智慧,也难了其痛。

又一阵轻风掠过,身旁的桂树有桂子掉落的轻微声。“今夜月明人尽望,不知秋思落谁家”,没有月亮的今晚,不知道有多少双望月的眼睛会满含失望泪水,又不知有多少相思的桂子落在遥远的梦里他乡。

关门之道

南京 关立蓉

栾树挂「灯」

河北石家庄 张叶

小时候,我生活在黄海边的一个小镇上,母亲在镇上食品站上班,每天早上5点多,她就得到营业点售票。离家前,她会给我们准备早饭,迷糊之间,我隐约听见厨房门一声轻微的“咔嚓”声。我知道,那是母亲轻轻地关上那道木门,她希望这道门能够隐藏她做饭时的声响。过一会儿,我又听见外面的大门被轻轻拉上,再反复推拉两次,母亲是在检查大门是否关好。这些细微的声音,仿佛是从很遥远的地方传来,渺远而轻柔,它们留在我童年朦胧的记忆里,那是母亲对我们的爱和疼惜。她在黑夜里为生活奔忙,期望我们能够继续在黑暗里继续踏实睡眠。

或是耳濡目染,长大后,轻轻关门便成了一种习惯和自然。在县城读中学时,晚上去教室自习,有时教学区停电,学生点着蜡烛做功课,烛光不稳定,遇微风即闪烁不定,甚至熄灭。有事要出教室,我总是放慢脚步,走到教室门前,轻轻地拉开门,再缓缓地关上门,尽量避免产生空气对流。有一次,小心关上门的一瞬间,在一片昏黄的烛光中,我看见坐在前排的小黄,正抬头朝我微笑,我至今都记得她当时的模样,剪得齐整的刘海垂在额角,好看的眼睛里闪着聪颖的光彩。后来,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。轻轻关上一扇门,契合了彼此的心灵,收获理解与友谊。

参加工作后,无论到谁的办公室,我都要轻轻敲门,离开时,将门把手的“舌头”收好,再轻轻拉上。我也从同事的开门关门动作中,悟出他人的性格特点。不敲门即入者大约是率性洒脱,觉得都是熟人,长驱直入显得随和亲近;关门无所顾忌者,任由门声“啪啪”山响,定是积累了怨气。开门关门,简单的动作背后,折射的是人与修养。

现代住宅楼的单元门厅,大都安装铝合金镶玻璃的大门,富丽堂皇,但又厚又沉。开门时,需花点力气推开,关上时,惯性又大得让人措手不及,像是一个要急着赶你出门的人,不论青红皂白把你甩在外面,赶忙去找门框,于是,金属与金属重重碰撞,发出“咣当”一声巨响,这样的巨响无异于对身心的折磨。有时,我真希望自己做一个门童,为进进出出的人开门关门。心疼那扇门,心疼楼上的住户。如果有心脏不太好的老人,声声巨响,是对他们身体的摧残。而且这样野蛮关门,门也容易坏,要维修,用的也是所有住户的公共费用。

关门之“道”,归根到底是为入之道。门里门外,并不分职位、辈分,只分素养的积淀。重重关上一扇门,人品就在那闷雷一样的“砰砰”声中,散落一地。《中庸》曰:“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,恐惧乎其所不闻。莫见乎隐,莫显乎微,故君子慎其独也。”隐蔽的东西最能体现一个人品质,透过危险的东西最能看出一个人的灵魂,有德行的人,即使独处时,都不会逾矩。

开门关门,其实就是一颗试金石,可量人心,可量品质。有素养的人,不管是在凌晨、午后、还是夜晚,不管是人前人后,也不管是自家门还是公共门,他总会轻轻关上。其实,这是为他人,也为自己,打开了一扇善的门。

十月姗姗走来,花木窸窣窸窣有了萧瑟之气,行走在林荫路上,心也随着万物变得沉静甚至寂寥。然,有一种树木偏偏在这个萧索的季节,开得绚烂如霞,娇艳似火,一串串神似灯笼的果实更是粉盈盈挂满枝头,好似要为“国庆”这个喜庆的日子张“灯”结彩,难怪人们还管它叫“国庆树”——栾树。

在入秋之前,栾树一点都不显眼。它站在万绿丛中,没有悬铃木的气势和铺张,没有老杨槐的亲切熟悉,也没有柳的婉约秀气,实谓“泯然众树”,淹没在马路两旁的烟尘里,不声不响的。但是到了秋天它就不一样了。它先是将细小的黄花密实地开满枝头,再有有条不紊地结出满树满枝的“小灯笼”。那花儿如丁香花般小巧,却没有馥郁的甜香。发现一棵栾树,是在黄昏漫步时分,几朵娇黄的小花儿被风摇落,轻巧地掉在脚下的青石上。遂细细观看:栾花不似多数围拢成圆形的花朵,而是分工明确,一边是三四片细长的花瓣合围,另一半是蜂蝶触须一般的蕊须,花心绯红,这造型又好似上下身装束分明的舞者——它真是有自己的个性呀!

城南有一条街,路两旁没有种槐树和梧桐,全部都是栾树。九月开始,栾花次第盛放,小小的黄花,让人联想到金桂、连翘和寒春时的黄腊梅,虽细小得猛一看不像是花,簇拥起来,却也成了气候,远远望去,似连绵起伏的花山,走近了细看,那蕊丝又仿佛戏剧里花旦头戴的发簪,在微凉的秋风里,轻轻地颤着。最妙是与花同枝的果实,“小灯笼”从淡绿色开始,像淡粉、深粉、胭脂色过渡,有的像双色三角梅,有的像五月的杜鹃,有的像倒挂的风铃花,像半熟的杨桃……这一挂一挂玲珑可爱的小东西,我光是仰头望着,都出了神。

在挂满红“灯笼”的路上走走,心中也会变得温暖、喜庆起来,它也在翘首迎接“国庆”的到来吧?

没有月亮的中秋

高邮 谢星明

天色渐晚,外面早已经响起了爆竹声,噼噼啪啪,此起彼伏。各家的门前院里,都摆了案桌,一盘焦黄的月饼、一盘煮熟了的芋头菱角、一盘红通通的苹果排列在前面,一段段三节连枝的胖藕躺在后面,一尊香炉安坐正中,一缕香烟袅袅升起,飘过褪了色的门联,飘过缀满米粒般花朵的桂花树,飘向了西南边的天空。厨房里也飘出节日的浓香。又是中秋了,每个人家都在欢庆幸福的团圆,供祭给人间带来吉祥美好的月神。

可今晚的月亮却躲了起来,藏到了灰蒙蒙的云后,不肯露面。

家里只我一个人,妻加班去了,在别人的屋檐下,没法掌握自己的时间;孩子在远处的城市求学,交通挤,学习忙,也不回来;父亲没能等到这个中秋,两个月前,他走了,走得匆匆忙忙。我有点无聊,又有点落寞,索性走出了家门,来到校园里。爆竹声渐渐消停了下来,往日喧嚣的校园这时安静得很,办公楼、教学楼都熄了灯,只有路灯洒下了淡淡的白光,似蒙蒙的月光静静地流淌。天空飘过了一阵稀稀落落的细雨,落在脸上,凉凉的。我慢慢地走着,走在湿湿凉凉的中秋里。

一阵风过,树枝筛下的灯影,细细碎碎地摇动起来,桂花的香气进入鼻孔,幽幽的、湿湿的,更增添了几分馥郁。二十多年前的中秋,我也曾独自一人走在校园里,那是在我大学一年级的時候。那晚是有月亮的,天上布着片片的云,月亮一会儿露出圆圆的脸盘,一会儿又躲在了云后,调皮,却有几分可爱。那是我在外过的第一个中秋,离开了父母,离开了家。那晚我第一次体味到了中秋的滋味。以前中秋时,只想早点吃到父亲祭供后的月饼。那天在躲闪的月光下,念着张九龄“海上生明月,天涯共此时”的诗句,竟第一次想起了老家的父母。食堂给没回家的学生发了月饼,咬在嘴里,却是硬硬的,冷冷的。那晚,冷露无声,桂花湿润,天气凉凉,月色凉凉,心头也是凉凉的。我不知道,老家的父母的心头是不是也湿湿凉凉的呢?

今天下午,跟孩子视频通话,孩子在那头欢呼雀跃,刚从自习室回来的她笑吟吟地述说着今天的日程,满脸的快乐,让我放心。我知道孩子大了,懂事了,会很照顾别人的心情,不想让我们担心。可今天在这没有月光的晚上,独对自己,是不是也会重复我当年的凄凉呢?

雨已经停了,路边草丛里传来了秋虫的鸣